



发生在夏夜的悲剧
苏联摇滚乐的兴起

普通苏联家庭的生活
在核桃树荫下

选译 **2**

世界知识出版社

伴侣

· 苏联各地 ·	苏联生活中的一天	64
	漫步高尔基大街	8
· 改革之路 ·	农民西夫科夫的家庭承包	53
· 人物春秋 ·	战无不胜的统帅——伏龙芝	143
	戏剧导演阿纳托利·埃夫罗斯	126
	他建造了这样一个花园	108
· 历史漫笔 ·	伟大胜利的时刻	33
· 文艺长廊 ·	苏联摇滚乐的兴起	2
	业余爱好者的专业剧院	48
	大剧院演员再度访美	15
	维亚切斯拉夫及其剧团	102
	巴甫洛夫斯克建筑群史话	83
· 科技之窗 ·	桥梁今昔	91
	穿流在高架回廊中的自行车	30
	恢复视力的工业	97
	“医生，治治我的耳朵吧！”	149
	脊神经根炎新疗法	158
	睡神之谜	153
· 青少年教育 ·	富裕是否弊端？	60
	我对青少年的一点观感	25
	给女儿的一封信	76
	孩子为什么哭泣？	42
	婴儿体操	58
· 体育巡礼 ·	电子仪器当教练员	45
	步行三万公里的格·布舒耶夫	70
· 书摘 ·	在核桃树荫下	112
· 真人真事 ·	发生在夏夜的悲剧	17
	费奥多拉与“小红帽”	79
	普通苏联家庭的生活	138
· 生活情趣 ·	孤独面观	132
	家猫趣话	73
· 漫画与幽默 ·	漫画家奥列霍夫	124
	费奥多尔、狗和猫	87

苏联摇滚乐的 兴起

1987年冬天，一连四个夜晚，莫斯科音乐厅里乐声大作。这里，打击乐伴随着新潮的舞步，以俄罗斯民歌的题材的新式摇滚乐取代了即兴演奏的爵士音乐。这是1987年摇滚乐会演，几乎全苏摇滚乐的各



个流派均到场献技。

这种场面如今已不再使人感到意外。然而，曾几何时，甚至舞迷们也认为这类国内摇滚乐团与“正宗”的盎格鲁-撒克逊摇滚乐无法相比，是一种低级趣味的多余的乐团，

评价这类乐团的唯一标准是它们模仿“真正的”摇滚乐是否逼真。甚至到 70 年代中期，人们仍把不听苏联摇滚乐而只欣赏外国摇滚乐引为一种时髦，以此显示他们令人称道的鉴赏力。但是，今天的年轻人却热



表于演唱ЛЛТ摇滚乐团(来自乌拉尔山区北部乌法市)所创作的抒情歌曲:

遗憾的是,

我不是先知。

然而总有一天,我们将使所有的人惊奇:

在我们北方的土地上,

苏联的摇滚乐将蓬勃兴起。

近来在许多国家,人们开始对反映民族风格的摇滚乐表现出兴趣,譬如对牙买加的打击乐,德国的“新潮”乐和地道的匈牙利摇滚乐。这些来源于地方民歌传统的新流派赢得了广泛的有时甚至是国际上的承认。苏联音乐 80 年代初也曾出现相似的趋势,然而遗憾的是它未能赢得听众的支持,真正苏联式的摇滚乐的演奏者就连本国的同胞都不知道。

今天,这里日益深入人心的民主气氛也影响着音乐风格,摇滚乐更是使年轻人如痴如醉。以往不被承认的演奏团体或个人如今都能推出他们的拿手节目。

然而,如果不弄清苏联摇滚乐的渊源,也就无法讨论这个国家的摇滚乐如何发展的问题。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摇滚乐是 20 世纪中叶问世的一种完全独立的艺术形式,是艺术和技术进步的结果,尽管当时运用的是音乐、戏剧、诗歌等这类传统的表演技艺。摇滚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特征首先是它以整体性的表演来感染观众。其次,作为

一个整体艺术,每次演出只能被认为是是一部完整的摇滚乐作品,不能分段演出。因此摇滚乐团宁愿自己动手编曲作词,设计演出服装。否则,摇滚乐无疑是民间音乐,但不是我们祖父辈那个时代的民间音乐,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

现在来谈谈摇滚乐的音乐家。苏联摇滚乐音乐家分两类。一类是以此谋生的专业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毕业于艺术或音乐学院。另一类,他们的工作和学习同音乐并没有直接关系,他们当中有教师、数学家和艺术家。他们是“业余”爱好者,至多在音乐学校受过教育。但这只是学术上的分类:业余音乐家经常以其高超的技艺博得听众的喝彩;而有些专业音乐家却由于清低下而不受欢迎。

很难确定苏联第一个摇滚乐团,这如同要弄清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出生地一样困难。在莫斯科,很可能是亚历山大·格拉德斯基的“斯拉夫兄弟摇滚乐队”(后改称“猎鹰”乐团)。然而,抛开这个问题不说,有一点是明确的:摇滚乐已取代爵士音乐,成为年轻人喜闻乐见、最民主和最适于跳舞的音乐形式。原因首先是曾被视为奢侈品的录音机,如今已比比皆是;其次是在英国披头士歌曲的影响下,唤发了数以百计的苏联年轻人的创作热情,虽然他们远离利物浦数千公里,生活在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中。

一切都始于模仿。年轻人极力

仿效外国音乐杰作。他们晚间聚集一堂，反复欣赏外国乐团和歌手灌制的唱片和录音，学习他们的作曲手法。有的人干脆照抄外国的原版歌曲，有的则为自己熟悉的歌曲填词。直至70年代，许多音乐家仍坚信真正的摇滚乐只能用英语演唱。那一时期，演出节目单上充斥着外国歌曲。然而最初创作俄国民歌的尝试多以纯朴的爱情、天气和大自然为题材，很难满足今日许多人的口味。但对当时的听众来说歌词并不重要。他们从这种音乐中体验到一种新的群体感（即“我们是摇滚乐爱好者”）和真挚感，绝非一般流行歌曲那种牵强的乐观主义可比。

在许多方面，第一代摇滚乐音乐家创业是艰难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比今天容易。当时我们的工业还不能为摇滚乐生产对路的设备和乐器，因此他们不得不想尽办法去找或自己制造。而另一方面，当时热衷于音乐的年轻人不用费劲就能租用他们所喜爱的咖啡馆，甚至是小卖部，也无需经过任何批准手续就可邀请他们最喜爱的乐团来演奏。当时的摇滚乐中心首先是高等学府，尤其是技术院校（因为容易解决设备问题），其次是咖啡馆。1967—1968年间，莫斯科的“青年”咖啡馆是第一个摇滚乐俱乐部的所在地。

到70年代，摇滚乐队逐渐添置了设备，演技也有所提高，有些音乐家便开始认真考虑形成自己的艺

术风格问题。最引人注目的是莫斯科的“时代机器”、“复活”乐团和列宁格勒的“神话”乐团。这些乐团标志着苏联最早的地方摇滚乐歌词的问世。不难发现，这一代歌曲带有浓重的预测社会心理的色彩，同西方的嬉皮士运动如出一辙，可谓异曲同工，即宣扬逃避现实，极度悲观厌世和神秘主义。

我们的眼神，
充满着冷漠和厌烦；
我们的理想，
化为灰烬，荡然无存。

（“神话”乐团）

告诉我，你为什么高兴？
且慢，请回头看，
回头看，你会看到：
秋天在消逝，乌鸦在盘旋，
那里曾是鲜花盛开的花园。

（“时代机器”乐团）

尽管如此伤感，摇滚乐当时却登上了音乐会的大雅之堂，成为年轻人的舞曲。演奏一开始，听众便照例随着乐曲迈开舞步，如同在摩登的迪斯科舞厅里一样。但是70年代末，由于技术突飞猛进，录音室不断出现，“盒式摇滚乐录音带”应运而生（这并不是指“旋律”公司，它当时坚决拒绝录制摇滚乐，而是指小型的经常设在音乐家寓所里的录音室）。此时人们已更注重创作抒情曲，而摇滚乐也不一定是舞曲了。

当然，有些人继续用英语演唱诸如《鲁宾功势》和《如愿以偿》一类的歌。自然，他们有自己的爱好者，

很多人喜爱高超的演奏技巧而不是歌词是否贴切。当时红极一时、领导时代潮流的摇滚乐团，如列宁格勒的“俄罗斯人”和莫斯科的“变迁”乐团，尽管用俄语演唱，都不太注重歌词。这两个乐团的独奏家格奥尔吉·奥尔达诺夫斯基和奥列西·特罗扬斯卡亚把音乐的魔力变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真挚感情，这就足以使听众赞叹不已。当时，格拉德斯基和他新组建的莫斯科“艺人”乐团占有特殊的地位。在“民族”摇滚乐问世前的10年中，他已能预见摇滚乐的基本发展趋向。他的“俄罗斯”民歌十分成功，但从总体上讲，当时公众还不能接受格拉德斯基对这种文化溶合的趋势所做的判断。

我们感谢列宁格勒“水族馆”乐团对摇滚乐所做的改革，改革以后的摇滚乐给人以美的享受。该乐团在1980年全苏第比利斯春季音乐节会演中崭露头角，成为苏联摇滚乐史上的重大事件。该乐团率先在苏联演奏了“新潮”音乐。他们的歌曲以丰富的想象力表现人人熟悉的现实生活。

有时我感到我们是英雄，
屹立在墙边不畏牺牲。
有时我感到我们是英雄，
有时我感到我们只是泥土……

“新潮”不仅标志着一种新的音乐的崛起，而且还创造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青年文化。“新潮”同时带来了乐观主义、现实主义和冷嘲热讽的表现手法，与70年代最好的

乐团迥然不同。它以强调民主和简单的表现手法著称，即所谓人人都能演奏。歌曲的主题来自苏联的现实生活。诚然，我们的乐团模仿过盎格鲁-撒克逊“新潮”音乐，然而在采用其表现手法的同时，我们却在歌中塑造了自己的主人公——街头的普通人、列宁格勒人或是莫斯科人，而决非伦敦人。

在莫斯科，“新潮”音乐还同中世纪狂欢节文化溶为一体，同样具有讽刺意味。“足球”乐队是一个取代了古老的苏联流浪艺人的现代电子乐队，它的使人振奋而又自然的演奏风格吸引了广大听众，但其表演是经过精心设计的。ЛК和尤里·洛扎笔下的奇异人物体现了法国拉伯雷和意大利民谣歌手的精神。

“新潮”音乐的迅速传播，把都市和传统的风格一起纳入了它的轨道。1982年以来，严肃的摇滚乐团和爵士摇滚乐团在保持自己音乐创作特点的同时，开始模仿“新潮”音乐的表现手法和思维方式。紧接着，阿尔汉格尔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乌法等城市的乐团也跻身于功成名就的列宁格勒和莫斯科音乐家的行列，成为摇滚乐运动的积极倡导者，而在他们的背后有相当数量的城市劳动阶层和乡村年轻人在支持他们。80年代初，巴什基利亚自治共和国的ЛДТ乐团的歌曲充满坦率和直言。这种冷嘲热讽式的手法可以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古典俄罗斯著作相媲美。该乐团勇敢

地站出来反腐化、反官僚主义及其消极现象。阿尔汉格尔斯克的“云”乐团，独具匠心地创造了一种富北国史诗情调的严肃的摇滚乐。他们的歌曲很快被社会所承认。

把肥缺尽快捞到手，
把同事拒之门外；
把报酬尽快抢到手，
这一切用合适的口号来掩盖。

直言而又辛辣的“新潮”歌曲触怒了文化部和古典音乐圈里的某些人物，于是一场围剿摇滚乐的运动开始了。他们试图把年轻人拉回到马齐暗的冷漠世界。一时，指责摇滚乐破坏民族文化成了新闻界的重要话题。享有盛誉的民歌团体的队长德米特里·波克罗夫斯基立即对此加以反驳。他说：“摇滚乐和传统民族音乐之间不存在冲突，而冲突确实存在于真假艺术之间。”在经历了80年代初期的蹉跎岁月后，摇滚乐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人们再也不可能再在俱乐部组织音乐会，而只能聚会在地下室、学生楼大厅或家中。作家和艺术家也开始与摇滚乐音乐家拉关系，因为他们意识到摇滚乐音乐家的身后有千千万万的手轻听众。

1986年，改革之风吹进了文化部。如今几乎每个月都举办音乐会、音乐节和音乐比赛。过去，群众只要有摇滚乐就听，如今，他们则是有选择地听音乐会。这反过来又激励乐团提高自身的艺术水平。列宁



格勒的“阿利萨”、里加的“水泥”、莫斯科的“婉拒”及其他乐团的首场演出给人带来了希望：苏联的录像制品将来会达到参赛水平。充满民主气氛和人人都涉足的摇滚乐俱乐部开张了。然而，这一切不应使人们做起玫瑰色的梦。如同在其他领域一样，反对改革的潜在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已以新的更狡猾的面目出现，他们表面上支持改革仅仅是为了装璜门面。

尽管问题成堆，但终得为年轻一代所解决。歌剧和管弦乐也并非起源于俄国，然而柴可夫斯基和斯特拉文斯基今天却名扬世界。

(欣盛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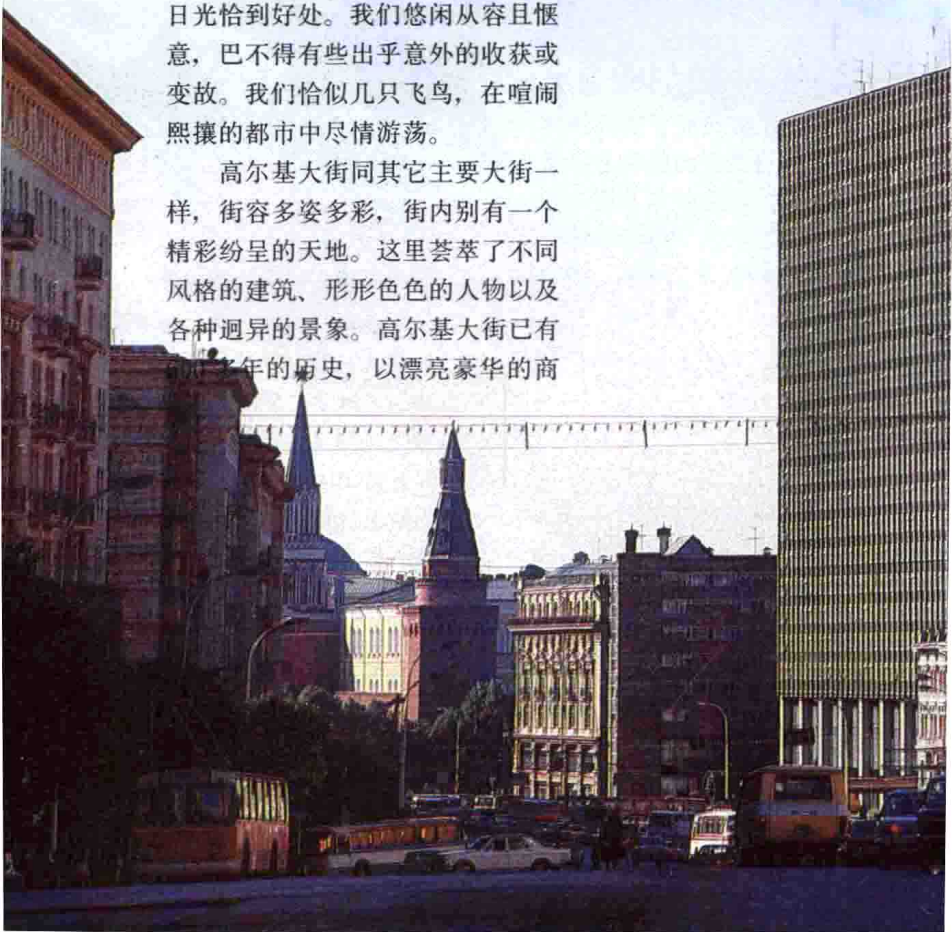
人们很难在苏联地图上找到它的确切位置，因为这儿要讲的并非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地区或城镇，而只是城市中的一条街道。是的，这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都莫斯科城内的一条主要街道。

漫步高尔基大街

叶连娜·达维多娃

好吧，让我们忘却日常琐事，把心思集中在我们要做的事情上面吧！此时，晴空如洗，黄昏将至，日光恰到好处。我们悠闲从容且惬意，巴不得有些出乎意外的收获或变故。我们恰似几只飞鸟，在喧闹熙攘的都市中尽情游荡。

高尔基大街同其它主要大街一样，街容多姿多彩，街内别有一个精彩纷呈的天地。这里荟萃了不同风格的建筑、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及各种迥异的景象。高尔基大街已有百多年的历史，以漂亮豪华的商



店、旅馆和俱乐部错落于街道两旁而自豪。这条大街还是连接莫斯科与列宁格勒(革命前的彼得格勒)公路的起点。

街上人流不断，一切显得井然



有序。来自不同方向的人们在这里会聚一堂，然后又奔向四面八方，但绝不嘈杂纷乱，如同事先经过排练一般。行人中有漂亮的女售货员，附近公司的衣冠楚楚的职员，手中提着大包小包的家庭主妇，身着白色外套、脸色黧黑、沿街叫卖冰淇淋的小贩，还有前来莫斯科旅游的外地人。有时，一些著名演员的面孔也会在人丛中一闪而过。军人、学生、乘火车的旅客和穿梭于书店间的书籍爱好者摩肩接踵。乍一看，这些来来往往的人流恰似一股巨大的洪流。

高尔基大街街口，距克里姆林宫不远处，耸立着高大的苏联国际旅行社大饭店，饭店门面装饰华丽，顾客盈门，热闹非凡。常有旅客从饭店内走出，径直奔向街道两侧的人行道。莫斯科的客人们伫立人行道，好奇地凝望着周围的一切。此时的人行道仿佛成为别开生面的大舞台，构成一种可谓令人十分兴奋的壮观场景。外国游客象往常一样充当观众，而我们则象过场的演员，随着人流向前涌去。

然而，在不远处的电报中心大楼内，则荡漾着另外一种气氛。这里的人们彼此从不陌生，好象从不分离而总是聚首一起；他们打电话、安排约会、收寄信件和物品。这栋大楼建于20年代末，外表呈深灰色，其结构展示了现代派后期的

建筑风格。大楼四周的行人轻松自如，怡然自得，同时，他们又似乎在一丝不苟地执行着警戒任务。那就是他们扮演的角色。这里站着一个健壮的南方妇女。她脚着拖鞋，大概是为了减轻无休止走动带来的疲劳。她脚边堆着购物袋和包裹，一个手中拿着西红柿的小男孩懒散地倚着她。她满怀希望。在急匆匆的市民意识中，对这种情感一无所知。只是她本身的天性才使得她如此顺从安详地等待着。

街道另一边的许多商店内，人们可以观察到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景象。没有人在那儿等候。每个人不是在购买物品，就是在找寻能在什么商店买到他们称心的东西，呈现出一派忙碌情景。每一个商店都为整个街道增添独具一格的色彩，诸如洋溢着节日气氛的礼品商店正吸引着顾客们光顾；化妆品商店飘出的幽雅香味，沁人心脾；自选超级市场内熙熙攘攘，生意兴隆；食品商店以其食物精美闻名遐迩。稍远处是一些古老的小店，店中出售的刻花玻璃和青铜器皿熠熠发亮。这些小店的主人曾是莫斯科商人叶利谢耶夫和菲利波夫。这段街道以其出售商品种类繁多而著称。

接着，我们来到莫斯科咖啡店。只见店外许多排队等候的人流堵塞了人行道，尽管他们并不感到需要填充肚子。这些轻松自在的人们完

全出于不同的动机，决心等候整整一个多小时才能走进咖啡店去尽情消遣一番。一些年轻漂亮的姑娘们或小伙子们格外喜欢这个去处。

我们穿过人群，走进附近的科学书店或友谊书店。我们惊讶地发现友谊书店集中了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语言文字出版的书籍。我们随意出入我们感兴趣的地方。

尽管我们走了还不到半公里，但街道上丰富多彩的景观已使我们眼花缭乱。

早在 30 年代初期，高尔基大街曾被展宽过，其入口处横跨 60 多

米，此外还作出不懈的努力将这条大街捋直。高尔基大街初建十分草率，布局凌乱。一个半世纪前，著名文艺批评家维萨里昂·别林斯基曾这样描绘过高尔基大街：“一幢房子似乎突然向前挪动几步，冲进街道中央，好奇地探头观望那里发生的一切；而另一幢房子又急忙退后几步，不知是出于羞涩还是傲慢……”因此，整顿街道时，许多建筑须向后移动，以便为交通和行人留出通道。

从克里姆林宫(卡尔·马克思大街)开始，高尔基大街出现一段很陡的斜坡，但是，到普希金广场，地势又趋于平缓。广场左边是高大挺拔的旧式公寓大楼，其中最漂亮的一栋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这栋公寓大楼有笔直的圆柱、精雕的栏杆以及端卧门廊之上的石狮子，为人们勾画出一幅古朴、典雅的图画。大街上还有一个前英国俱乐部，现已是革命博物馆的所在地。广场右侧则是现代建筑群，大街从此处开始变得笔直如刀削。再向前伸展，经过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处的环形花园路，一直通向白俄罗斯火车站，从而将高尔基大街与列宁格勒大街连接起来了。

高尔基大街两旁的小巷、胡同提供给我们更多的话题。应当一提的是，诸如莫斯科艺术剧院街那简朴、高雅的情调，以及从远处依稀可见的剧院灯火，均使人浮想联翩。莫斯科艺术剧院质朴无华的建筑



普希金广场总是人山人海



为高尔基大街提供了一个值得摹仿的好形式。那就是朴实、庄重和高贵。接着再来看看柴可夫斯基音乐厅，它好似这条古老街道的法定继

承人。它建造于1940年，坐落在高尔基大街和环形花园路交叉处。尽管音乐厅建筑本身气势宏伟，但它藏身其它建筑物之后，将自己高大



的身影遮挡起来，似乎无意自我炫耀。

我们再说说高尔基大街的“大人物”——四尊沿街伫立的塑像。每座塑像有其自己特有的风格、场地和镌刻在上面的题字。看来只有亚历山大·普希金远远地站在一旁，漠然面对同胞们仰望着自己的一张张激动的面孔，独自陷入沉思。他还能有其它表情吗？不管怎样，他身居高尔基大街中心——荣誉的顶峰，但却显得毫不在乎。这儿有一种异常亲切的气氛：路灯照射出温暖、柔和的光，塑像四周约会的人们在灯光下影影绰绰，而这丝毫也不打扰诗人如梦一般专注的遐想。那些栖息在诗人有着发绿卷发的头顶上的鸽子如象过去那样，给周围增添几分宁静的气氛。

高尔基塑像坐落在街道尽头，火车站旁边。他身姿高大，风尘仆仆，似乎刚刚走出站台。这是著名雕塑家伊万·沙德爾和薇拉·穆欣娜独具匠心的设计。1928年春天，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就聚集在白俄罗斯火车站前，迎接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从意大利归来，他在意大利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修建这一塑像正是为纪念这一时刻。

莫斯科城的奠基人——尤里·多尔戈鲁基公爵人高马大，他尽情驰骋的身姿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他扬鞭催马，沿着陡峻的山路冲向普希金大街。他自信而有力的手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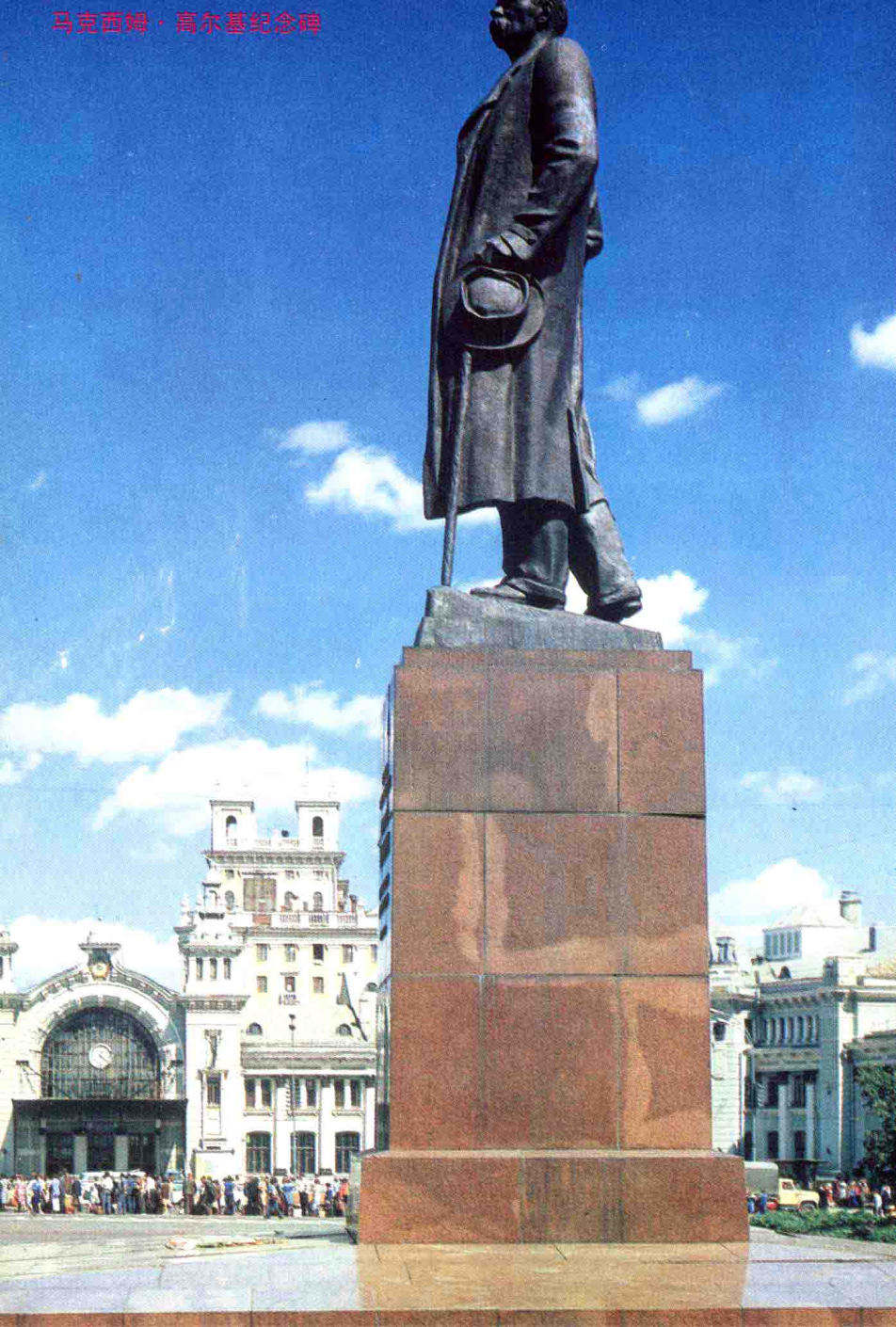
挥动在城市上空。

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塑像显得格外硕大、剽悍，犹如他横溢的才华和刚强的性格。下面的广场上，人流不断，熙熙攘攘，来往的车辆也时刻陪伴着他。这正是诗人喜欢的气氛。诗人高高站在自己曾热情赞美的城市之上，显得格外高大。与此同时，人们也感觉到，尽管后人如此费尽心机，但也不足以表彰诗人的伟大。

这时，树梢开始急剧摇曳，树影变得模糊不清。窗口灯光闪闪，夜幕降临了。夜幕下的高尔基大街呈现出另一番景色。这时，人们听音乐会、上剧院、赴约会或在温馨的小家里享受着天伦之乐，我们也该走了。

（薛民余 译）

马克西姆·高尔基纪念碑



大剧院演员再度访美

弗拉基米尔·戈卢宾

在1956年苏联芭蕾舞团第一次赴英国巡回演出的时候，“博利索依”※这一俄语词汇就成了国际词汇。现在，“博利索依”这个词已成为苏联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的特定的“称呼”了。至于这个“称呼”是出自芭蕾舞爱好者，还是报界人士之手，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从那时

起的30多年里，大剧院的芭蕾舞团的演出一直被人们誉为“卓越的”、“惊人的”、“无以伦比的”。

1959年，美国著名的评论家约翰·马丁看了“博利索依”的首场演出后写道：“这大概是美国建国200年以来文化生活中最重大的一件事。”他还说：“真是个非同寻常的剧团，它的表演技巧已达到了顶峰，只是未飞上宇宙了。”当时赢得美国观众喜爱的演员有：加琳娜·

芭蕾舞剧《黄金时代》扮演者
纳塔利娅·别斯梅尔特诺娃
和伊列克·穆罕默多夫

※“博利索依”是俄语“Большой”的汉语拼音，是“Большой ТЕАТР”（大剧院）的别称。——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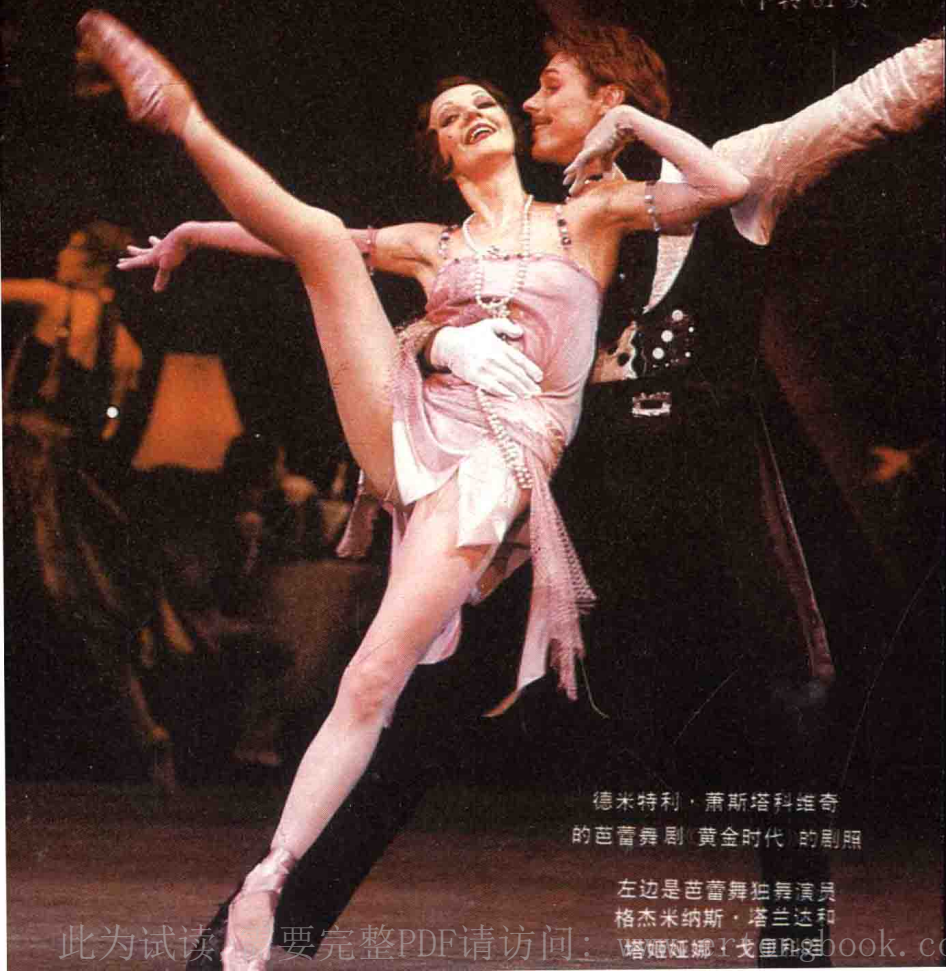


乌兰诺娃和尼古拉·法捷耶奇夫：
迈亚·普利谢茨卡娅和赖萨·斯特
鲁奇科娃；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
夫和叶卡捷琳娜·马克西莫娃。

“博利索依”第12次，也就是最
后一次去美国巡回演出，至今已有
9年了。这么长时间，整个艺术界都
在发生变化，更何况芭蕾舞团了。
这些年来，剧团培养出一大批新演

员，涌现出一代“新星”。这段时间
上演了许多新剧目。这次“博利索
依”第13次赴美巡回演出的新剧目
有：现代芭蕾舞剧《雷蒙达》；德米
特利·肖斯塔科维奇的现代芭蕾舞
剧《黄金时代》，此剧创作于50年
前，这是首次公演；法国浪漫派芭
蕾舞《吉赛尔》经久不衰，今天它在
苏联的舞台上又重放异彩，并同荣

(下转 81 页)



德米特利·肖斯塔科维奇
的芭蕾舞剧《黄金时代》的剧照

左边是芭蕾舞独舞演员
格杰米纳斯·塔兰达和